

那些色彩温暖着冬天

■任丽瑛

冬风来时,家中那些在夏天差点死去的花儿全部长出了新绿,使我黯然的心情为之一振。想来它们也感受到我虽不是养花专家,但却因我有爱其之心,全部起死回生。绿白相间的金边吊兰、宽叶高秆的白玉兰、细腻柔情的米兰、并蒂莲、虎皮树,还有需要水份很少的仙人球,长出了勃勃生机,在这个寒冷的季节多了一份灵气和温暖,使我又看到了春天的希望……

大自然的万物正在和严冬的风作着斗争,人们开始穿上厚厚的冬装了,色彩鲜艳的围巾在脖子上就那么随意一绕,竟多了几分妩媚和俏丽。午后温暖的阳光是那么短暂,踩着地上的落叶,那轻柔的声响,竟有几份浪漫多情的伤感。路过之处,草地上一片翠绿的色彩,风从身边刮过,寒意的侵入使我对这些充满绿色的生命多了一份感激,多了一份感动。

人们一直关注的是那些绚丽夺目的花朵,而忽略了那些“待到山花烂漫时,它在丛中笑”的绿色。那些绿色的树叶转变成黄色,美丽了整个秋天,醉了看客的双眼。难道冬风来临时,它们面对严寒怯懦了吗?妥协了吗?不是,它们没有!它们只是暂时休息一下,积蓄能量再度绽放新生命。世上没有永远的胜利者,有的只是不断补充能量的胜利者。不管是人还是万物,它们的能量都是有限的,都有一个休生养息的周期,也只有好好地休息,积攒了能量才能卷土重来,再来美丽整个大地。

面对着初冬中的万物,我陷入沉思:它们休养生息最好的季

臆红豆

■陈丽

春上枝头添赤色,玲珑珠玑嵌青苍。此根若为凡间苗,如何绕绕古今醉。世人皆叹豆心俏,孰能解得苦思量?宁教离愁煎断肠,不作天涯逐道郎。

秋

■张伦

人间十月叶芳菲,锦色如织满目追。绿水含情留倩影,青山蕴意扣心扉。铺宣难画其中味,泼墨易描外轮廓。若是乘风随雁去,神仙眷侣醉一回。

记忆中的石榴

■杨小羊

今日吃的石榴,颗粒略小,但胜在颜色红艳,水分十足。这是这么多年吃的石榴当中令我最为难忘的,因为它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吃石榴的味道。

那个时候,我们的生活远远没有现在富有。老家的院子里还栽种着桃树、石榴树、月季花……从我记事起,家里就有这些花呀树呀的。春天,院子里的桃花便开满枝丫,粉嫩粉嫩的,在枝头摇摆。在花瓣将要凋落的时候,草绿色的嫩叶便悄悄地吐露新芽,渐渐长成细长而翠绿的桃叶。

对于桃树我是记得比较清楚的,因为盛开的桃花是那么美丽,不能不引起我的注意。而一旁的月季花,在我的记忆里它是每个季节都会开放的。粉色的、大红色、黄色的……而我最偏爱的当属粉色,甚至在它每次盛开的时候,总是要摘几朵插在花瓶里,看着那些娇嫩欲滴的花儿,我心里美滋滋的。

不管是桃花还是月季花,都比不上石榴花来得热烈。刚长出花苞的石榴,圆圆的红红的似一个小红豆。盛开的石榴花,花瓣是红艳艳的,热情似火,一个花朵上六片花瓣聚拢在一起,呈仰天长啸的小喇叭型,又似穿着红裙子的小女孩,在风中翩翩起舞。特别是在石榴花瓣快要凋零的时候,一片片的圆形红色花瓣随风飘荡,满地都是,如鲜艳的红地毯,让人舍不得下脚踩上一踩。

就在石榴由小到大的生长过程中,我无时无刻不在看着它,期盼着它的长大。想着它那味美多滋的味道,我已经迫不及待了。经过盛夏的日晒雨淋,九、十月份的石榴已经由青黄色变成了橘红色,在绿油油的叶丛

怀念洛登

■张建国

初识洛登,是1998年秋天,我借调到石渠县中学任教,带的班是被校长和本地老师们最头痛的班。班里学生藏汉皆有、贫富都具、个性各异、底子不一……对调皮捣蛋的学生我并不排斥,有所侧重,悉心加以引导。县领导的子女就有三位在这个班上,达吉就是其中之一,虽然不是最调皮的学生,但平时养成的一些坏习惯让我着实费了不少脑筋,我在全面了解清楚班上的情况后,迅速同大家共立了几条班规,一视同仁对待。这么一来,同达吉父亲洛登副县长的初次见面就戏剧性的登天了。在达吉多次违反班规之后,特别是在藏文课上弄得一位当地女教师“哭鼻子”后,我请其父亲来“站旗杆”。

当天下午上课前,班长曲真气喘吁吁跑来报告,达吉的父亲来“站旗杆”了。操场上,一位个儿不高、满脸黧黑、头发紧贴脑部、敦实憨厚的中年汉子向我走来,远远就伸出手来握我的手,并连连致歉,说来“站旗杆”来了。我严肃地说,就站在国旗下。洛登马上老老实实地走到旗杆下,站在那里。这一幕,让全校在场的师生都看得目瞪口呆。预备铃响了,看着洛登还老老实实地站在国旗下,我想效果已经达到了,就走过去问他下午有没有什么公事?他回答说,下午原准备带几个部门到东区去,不过不要紧,站完“旗杆”后再去。我给他讲了达吉的表现情况,并说既然如此这样,那你就先去忙公事,让家里长辈来旁听下课,感受一下老师的辛勤付出。洛登连连感谢,并马上让达吉舅舅来学校听课。

戏剧性的碰头,大家也就算认识了。后来,每位学生家里每学期至少要家访3次以上,有些特殊的学生更是一周一访,比如贫困学生张健、爱打桌的小巴登、泽仁、爱学习的青措,学习底子薄的扎巴……为了引导好孩子们,我专门用一大笔

记本给全班学生建立了档案,包括民族、生日、身体状况、家庭情况、兴趣爱好、学习情况等,都及时登录在档案中,并不断更新。2年多的时间里,同全体学生和家长都十分熟悉,家长们也十分支持我的教学。加上后来我调到党政机关工作6年的时间,洛登也调到了县人当副主任。我和洛登更加增进了了解,加深了感情。相处久了,发现大多时洛登都神采奕奕和充满笑容的,那阳光般的笑容,始终让人感到温暖、快乐和振奋,这在被誉为“生命禁区”的扎溪卡,这种笑容尤为重要。

洛登总说:自己从牛场娃入伍当兵,成长为县级干部,全靠党和人民。力所能及为家乡和父老乡亲做点事,这就是最大的快乐和幸福。他甚至被医生反复警告,不能再在石渠县等高海拔地区工作和生活,可乐观和幽默的洛登却说,我是一个牛场娃,我离不开这片生养我的草原。

2007年7月,我调到康定工作,后又因为工作,每年要到石渠县几次,每次停留2个月时间。去石渠,我总要去看看洛登,见他精神爽朗,相聚也是那么愉快。之后有几次他来康定开会,我们都要摆谈和交流。殊不知,简短的会晤尽然成了最后的诀别。

逝者随风已去,万分悲痛之际,同洛登相识相知的往事一桩桩、一件件,浮现在脑海,挥之不去,抹之不散……

1998年春节前,长沙贡玛乡岔雄沟12户牧民被雪灾围困。衣着单薄的老人和孩子围成一团,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洛登冒着生命危险,带领救灾小分队,徒步踏雪深入牧场,安抚和组织村民快速转移。

在县人大的时,洛登发挥其熟悉基层、经验丰富、牧民威信高、擅长稳定工作等强项,主动请缨,积极协同开展基层维稳工作,并在实践中探索总结出了“引导民间调解向人民调解转变”的好做法,上报省、州政法部门,得到高度肯定和表扬,为国家决策提供了一手资料。这一做法打

破了牧区既往基层纠纷盛行,民众负担加重的现状,扭转了被动维稳的局面,有力维护了法律尊严和基层农牧民的合法权益,推进了石渠县农牧区发展。

2004年,为了有效化解历史上因避仇杀而从雅砻江下游千里迁徙来石渠县,辗转定居在石渠县长须贡玛乡最高寒区的查加村与周边村落之间的矛盾。在时任县委书记段毅君的带队下,洛登充当先导,深入该村。那时初夏,但海拔4600多米的查加村,一夜大雪将查加村通往海拔更高的远牧点的高山全部覆盖了。为了掌握第一手的情况,大家骑马蹒跚而行,在海拔近5000米的雪山上行进,十分艰难。大雪将原本险峻的山路基本覆盖了。为了确保安全,洛登和查加村的向导徒步在前面探路,走一段,看见安全了,才让大家跟来。在许多险峻的路段,洛登更是亲手牵着汉族同志坐骑的马缰绳,一步一步的将大家带出险境。大家要下马,洛登说,你们是第一次到这么高的地方,原本就缺氧,有高原反应,如果再徒步,势必会造成生命危险,对整体队伍的行进都会有影响。他还说自己是当兵出身,身体素质好,加上熟知查加村地形,探路、牵马最合适不过。大家犟不过他,加上雪厚得连马肚都基本要触及到了,只好由他牵马艰难而行。一路上的确艰险,为了舒缓大家的紧张情绪,他“自揭家丑”,神侃起他任副县长分管政法时,主持一次公判大会的“笑谈”来。当时他的汉语不是很流利,主持时,他竟把“把车门打开,把犯人押上来”,说成了“把犯人打开,把车门押上了”。在他幽默调侃下,大家不知不觉的就翻过了山梁。

持续的高海拔工作,让洛登病倒了。在大家再三督促下,他去医院作了检查,也做了手术,医生也再三告诫不能再在高海拔工作了。他却告诉大家说是一个小毛病,不用担心,他是土生土长的石渠人,



冬牧。苗青摄

心在路上

■鲁琪

正因为对山的眷恋对水的喜悦,所以才会与我的驴友一道无数次虔诚地徒步穿越。以至于只要有时间有空隙总是在策划着要越过一座座的山一条条的水,希望能够将自己的足迹浅刻在路上。正所谓:不是心在路上,就是身在。

我从没敢奢望过那水远山遥的旖旎风光能赐给我一种永恒,更未祈求过那山那水能给我带来超越自然的能量。只是,对这座水泥森林般的城市有些厌倦,只想远离喧嚣,去聆听自然的声音,去看那天高云淡的清新世界。只有那个时候,我的心才是明静的。

很多时候,穿越所走过的路,并不都是美丽的。跋涉在只有驴行者走过的路上,除了山上的树木花草风儿外就只剩下一种寂静。坚毅的脸庞下其实也是一颗疲惫的心,只是在坚持里继续着坚持的脚步。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和着西下的夕阳,在远离人群远离汽车马达的荒野山岭,铺展开背负的睡具,头枕着枯黄的野草脚抵着千古的顽石,听风在帐篷外丝丝地吹过,溪水低低地吟

最适合在草原生长了。大家也信以为然,也认为洛登土生土长,身体抵抗力强,会很快恢复回到工作岗位上。他一如既往地投入工作,没有让人感觉出是身患重症的病人。

2011年夏天,安定了几年之久的查加村再次因为草边纠纷而发生了矛盾,并有扩大危害的趋势。洛登那时已经退居二线,当了调研员,正在家里养病。缘于他熟悉查加情况,在当地群众中威信高,县委斟酌再三,决定请他出面稳控当时双方失控的局面。接到县委的电话,他决然不顾家人反对,拎起背包就冲出了家门,奔赴查加村开展工作。在查加村现场开展工作一周多工作后,他控制住了局面,平息了双方的怒火蔓延。看到他的面色日益憔悴,双方均强行要求他下山看病,看到善后工作进入了平稳状态,洛登首先要双方保证不再扩大事态的前提下,才在双方强烈要求下下山看病。大家当时不知道,夜以继日投入维稳、发展工作的洛登,已经是肺、心、肝等多处有着高原性严重损害,并且身患淋巴瘤晚期。

2012年5月30日,我在康定接到学生达吉的来电,告诉我洛登在家病逝,终年58岁的消息,如遭晴天霹雳。

2012年7月,我到石渠县开展结对认亲工作,一路上目睹梦境里多少次重访的扎溪卡草原,草原上那一颗颗、一簇簇、一片片“油桶子”上仿佛都有洛登的印迹。睹物思人,让人潸然泪下。工作之余,专程前往其家里探望洛登家属,当从学生达吉口中得知洛登临近生命终止之际,都强烈思念着石渠县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要求终老在家乡,死后能够目睹家乡的发展变化。

斯人虽逝,良风犹存。洛登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燃尽生命之火的精神必将激励我们,继续加快民族地区,尤其是高寒牧区的发展,为农牧民谋幸福!

无处告别

■吕玉刚

我叫:大溪。给我取这个名字,父母说是因为村子前面那条曲曲弯弯的河流。其实那应该是条河,可是村子里的人都叫它大溪而不称它为大河。祖祖辈辈这样称唤。

给我取这样的名字,寓意是希望我长大后能像河水一样穿透这包围贫穷的大山,能离开这穷乡和僻壤。

在村子里,有的人一辈子没有走出过自己的村庄,他们没有见过真正意义上的城市,还有城市里的火车或者汽车。我深刻地记得16岁那年在镇上上中学的我带三爷去县城瞧病,从未走出过深山的三爷在看到公路上飞奔的汽车时,八十多岁的老人竟孩童般地惊叫起来,指着路上的汽车问我:

娃,那路上跑的是啥子?咋比咱家黄牛还跑的欢呢!

我像被人重重的煽了一记耳光,那是我醒事以来第一次感觉到脸上火辣辣和内心的疼痛。

可是我知道:没有人打我。然而,后来事实上我真的像村子前面那条河流一样穿越了大山,而且越流越远,直至回头无岸。

十七岁那年,我离开了村子,我固执地上路了,母亲挥别的泪水撒满了整夜晨雾中崎岖泥泞的山路。

在此以后,我在一座又一座的城市里艰难转折。98年的时候,我出现在古城西安;99年的时候我在一座北方城市感受着那里的寒冷和沙尘暴的袭击;2000年的时候,我又到了上海……

而现在,二十五岁的我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告别与放逐以后,我又会在哪里呢?

我所在的城市叫雨城,这是一座川西小城,2002年的三月,我来到了这座因雨而命名又因雨而驰名的城市,独自生活至今。

我在市区东大街的一家超市里上班,月薪400元,在沿江路上的花都丽景公寓有一套自己的房子。在这座城市,我没有朋友,我一个人住。

在自己的房子里,我每人的生活除了上班就是写作,要么就是沿着沿江路走上一整天,偶尔空闲的时候,会一个人去看场午夜电影。

这是我在没有遇到梅以前的生活,可是在我遇到梅以后,我还是对她说:我需要这样的生活,你不能改变我的什么。

二

梅,她比我提前一个月来到超市工作。

她是这座城市农业大学的毕业生,因为毕业后没有联系到合适的工作单位,所以就先在超市干上了收银员。

(未完待续)